

霑益州志

00350.09
189

卷之伍
藝文上

益州志卷之五

藝文上

藝文

蓋自君著文明歌傳喜起而後而文事開矣我國家積德累仁宇宙太和之機洋溢中外

聖宸翰所頒翩然龍鳳之舞鏘然鈞韶之鳴而諸名臣奏疏檄文根於忠愛皆足被之金石光垂下邑其古今題詠州景與郡人歌揚盛績以次附之敢以鬪風花月露之奇乎抑使邊隅士庶油油於詞壇之可樂而知文教覃敷固已深且遠矣志藝文

聖制

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四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棧樸作人之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弟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



親師悉化僑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
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
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挾制
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奸猾欺孤凌弱或
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
幸脫褫扑濫竊章縫反之於裏能無愧乎况鄉會科名
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
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
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弊弊端
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

獻便已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
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覆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體
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
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爾
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
文玩愒弗做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
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能
爲爾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
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

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
多士尙敬聽之哉

世宗憲皇帝

聖諭廣訓序 雍正二年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敦本崇實之道爲膺
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
年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
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
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巨細凡民
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
兆人以

聖祖之心爲心以

聖祖之政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
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行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非奉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人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祖爲條教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去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竝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天昇我皇清握乾符附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纘承創守佑啟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娑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間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由訴封疆吏吏曰募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獯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念邊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畧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

馮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畧酒以行天日和昶陽
氣宣復都人士聽覩聳躍罔不怵喜謂露布之日暮至
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劍閣絕川江凌桃關之巖徑天
射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誡拊循之均其渴飲饑食同
其曉征夜眠至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畧獨勤
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弗能共者恩威旣明士用
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授首軍聲大
振復以巨礮擊其碣堅碣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
堅而番酋駭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畧臣以彼罪重惡極
窮而乞生久或渝且備焉慮不允所請朕惟

霽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
而盡殲之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畧宣
朕明旨登壇受降已巳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
京是役也窾八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
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
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漢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
勝永靖荒徼者經畧大學士之功也商可否於帷幄衝
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

是體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永定功安民和衆庶幾
可以垂則乎乃糸之辭曰維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
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已用之寓
義於仁 蠶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豨張謂莫我拒不
靖不庭侵厥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紆獫狁
之故我張我伐獫狁之故 我師旣集賊亦相持匪敢
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枚功稍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
車罪臣旣誅以徇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 朕咨於
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

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弗摧何攻弗克濟以汝忠奏
捷頃刻 恆拜稽首臣敢弗覆旣禡旣宜師出於京時
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
迺驚謂自天降 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謀如鬼
如蜮其恃爰誅其類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
礮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
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 大鞞大膊期月之前彼乃窮蹙
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
赳赳鍾琪乃度之愬聿 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
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 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

雷霆今也雨露 七縱 諸葛單騎汾陽曰我相臣於前
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 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生
息惠鮮蜀邦我武旣揚 無疆惟慶

御製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 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驪奚雖
無恆業厥有分部蓋自 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
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 爲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
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 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
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 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
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 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
衆費材十損一得措紳 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
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 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
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 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
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 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 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 朝貢從征狩
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 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判 出據西
海終明世爲邊患至噶 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 闌入北
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 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 遠遯跡毋與
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 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 孽僅保

伊犁故嘗索得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皇考謂我武旣揚不可以旣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

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恆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卽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其鋒而觀厥成卽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命將之典與此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爲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馮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爲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進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

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爲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爲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

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爲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六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瓌終居其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悞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爲旣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然荏苒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鴉食黠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

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鼉錯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卜吉牙旗飄颻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路我衆勸躍謂有天助匪啗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衆情旣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日逃掄二十五口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恣一疾呼彼人旣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變

橫鞞鞞案角鹿捶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撓鋒狐竄
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廟受
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庭
昔時準夷弗恭弗諛今隨師行爲師候尉昔時準夷日
戰夜征今也偃臥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
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
是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
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
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始
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大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養者嘗一蠖肆狂萬徂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竝有欲棄巴里坤爲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旣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爲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旣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卽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前紀畧見梗概茲不復紀紀興師討徊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徊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底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畧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

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兆惠以搜剿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畧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擐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年六月卽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趨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獬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驛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全旋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毆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兇渠函首露布遙傳此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十四

國家幅員不爲不廣屬國不爲不多惟屢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輳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衆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二酋
僭德始亂爲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旣平葛爾奚
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弗戢
圖彼藐狃彼狃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狙始
攻庫車僨輶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爲愧悖逆罪重我武
宣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烏蘓什王隴和闐傳檄以
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其穴
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強弩末矣以四百人戰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爲之傷悼所幸
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境逼
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不意
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撓大韃大膊如虎搏兔案
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期竝
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依亦
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盡掠
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竝以稱臣捧齋表章將
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鏑温馬釁鼓露布
至都正建初陽

志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喜
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施
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爲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年
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乾隆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奉

上諭近因緬匪滋擾緣邊土司司事者調度失宜現在預
籌進剿一切軍行儲侍雖絲毫不累民間但大兵所過
物價易致翔涌而糧運轉輸亦不無稍資民力從前平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定準夷回部時陝甘各省俱經節次緩徵蠲賦今滇省
軍務方殷宜時沛殊恩以示體恤所有該省本年應徵
地丁錢糧其大兵經過之地及永昌騰越普洱三府州
著全行蠲免其非經過地方亦著蠲免十分之五俾得
一體沾恩於邊陲生計更爲饒裕該督撫等其飭屬實
力奉行毋任吏胥侵漁中飽副朕嘉惠邊氓至意該部
遵諭欽此欽遵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奉

上諭昨歲大兵進剿緬匪所有經過各省儲峙供億一切
動支帑藏絲毫不累閭閻第以沿途夫馬運送不無稍

資民力疊經降旨將滇省地下及各土司應徵銀糧分別蠲免復將湖南湖北貴州三省軍行所過地方錢糧全行緩徵以示體恤繼思各省民人感戴國恩深明急公大義踴躍効力自當格外加恩用示獎勵應令各該督撫詳悉確查將各屬軍行所需除正項開銷外實在所資民力若干核明具奏候朕酌量施恩嗣據陸續奏到准阿思哈稱河南實數有八萬六千餘兩而良鄉則以貴州有所幫貼夫馬銀數多以鄉保措辦地方官無從核算爲詞意在顛預了事甚屬非是已經交部議處後覽方觀承所奏直屬所有幫銀亦數止一萬五千餘

兩恐亦事後約舉民車一項而言尙非實數於朕優恤民隱屏除弊端之本意均未能實心體會也在民人等旣知殫心竭力以佐軍行其悃忱深有足嘉則推恩亦倍當優渥然所在有司必先於辦理之時悉心察核使茅簷一絲一粟皆有細數可稽經理方爲妥協否則牧令付之不知胥役安得不因緣蠹蝕督撫置之不問州縣又安保無恣意侵牟將吏治奚以澄清恩澤何由下究耶著將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五省一例從優加賞於藩庫地糧銀內每省給銀十萬兩交各督撫酌量情形視其項款數目妥協分給毋得草率模稜致小

民不得均霑實惠至雲南一省所有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其大兵所過之地及永昌府屬俱著全行蠲免其非經過地方亦著蠲免十分之五該督撫等務期實力飭屬詳慎妥辦無令稍有影射茲弊副朕廣沛殊恩軫念羣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欽此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雲南兵行所過地方及永昌騰越普洱三府州地丁錢糧頻年降旨加恩蠲免其非經過地方次寬免十分之五今念該處軍務尙未告竣若卽照例徵輸閭閻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雲南一省兵行所過之地及永昌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六

騰越普洱各府州縣本年應徵錢糧仍照前兩年之例全行蠲免其非經過地方並免十分之五至湖北湖南貴州三省兵行經過處所前已兩次緩徵今再行加恩將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三俾無按年帶徵以紓民力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實心經理務令小民均霑實惠副朕軫念羣黎至意該部遵議速行欽此

疏檄詳文

請畧定南寧州疏

益州
總管 梁 睿

梁武帝大同間置南甯州以徐文盛爲刺史後文盛起兵討侯景坐怨望下獄死爨瓚據牂牁興古

等郡詔卽以瓚爲南甯州刺史隋開皇初梁睿討蜀王謙平之蠻獠悉歸附獨瓚子震不服睿乃上疏請開南甯州未許惟置益州總管以經理之

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恆典南甯州漢牂牁地近代分置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間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甯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畧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貢獻不過數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與

戎州接界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請畧定南甯自盧戎以來軍糧須給過此卽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竝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以靖肅蠻夷裨益軍國今謹建南甯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詣練今竝送往

恢復州城疏畧

巡撫 閔洪學

奏畧云霑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夷之爲

營火者四十有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手而受成焉至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自天啟二年閏二月設科合安效良爲亂而四十八營不知有朝廷矣天啟二年十月烏撒後所官軍棄城逃散而州坵墟矣臣受命滇事乃議恢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遠死不若錢糧站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始有赴州輸賦者矣兵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

奏請發給各站守候回空銀兩疏

雲南明

德

滇省各屬應付夫馬雖在大路而本地之夫馬不足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於附近各屬酌量派撥未免零星難以核計且僱募夫馬價值已蒙

聖恩加增本無不敷似可毋庸添給惟夫馬在站守候回空例不支銷僱價應按程站之繁簡酌量派給通盤核計共需銀十二萬八千五百兩卽飭司照數撥給俾守候回空夫馬均有日食糧料則頂沐

聖慈無不週遍而亘古未有之曠典亦咸歸實在不致有絲毫虛靡矣

一自入滇之平彝至昆明之板橋共七臺站係京兵及荊州成都兵經由之總滙每站派給銀三千五百

兩合計發銀二萬四千五百兩發交各站爲在站夫馬守候回空之用奉

硃批知道了

戒飭州縣檄

總督 尹繼善

爲戒飭實心愛民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者邦之本也

聖主深仁厚澤愛養元元雖窮邊僻壤海澨山陬莫不食德飲和淪肌浹髓而猶宵衣旰食無一時不念切民依無一刻不心勞民事命官分職告誡諄諄凡大小臣工荷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二十一

朝廷養育之恩受地方民牧之寄皆當殫心竭慮布化宣猷而尤與民最親最切者莫如州縣夫州縣者固小民呼爲父母者也旣曰父母則恩勤懷保宜加意撫綏誘掖提撕宜多方教導民力有限何可重耗以腹其脂膏民命堪矜何忍濫刑以殘其肢體害吾民者姦匪亟宜嚴禁而緝弭擾吾民者吏胥亟宜稽查而防範他如鹽政夫役之宜整理河渠溝洫之宜疏通水旱倉儲如何預籌風俗人心如何董正爲民父母均屬責無可辭苟非實力經營實心化誨揆之父母斯民之義能無愧心本部院仰荷

皇恩屢膺重任新承

簡命統制苗疆切念夷獮愚頑閭閻窮苦甫經兵火之後
正須安集撫綏茲當蒞任之初敢不叮嚀告戒凡爾
州縣念念須爲百姓勿計身家事事須凜官箴勿忝
職守循謹方爲良吏不在恃智逞才清廉固是好官
尤須惠人濟物以如保赤子之誠行豈弟慈祥之政
多用一處心力卽多一處蒙庥用到十分工夫亦只
收五分效驗此本部院服官以來身體力行不敢一
日稍懈一念自足者竊願與良有司共勉之也

嚴禁招買檄

尹繼善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爲嚴禁招買之弊務絕招買之源以甦民困事爲政
之道在首除民累滇省累民之事莫甚於招買本部
院仰體

聖心勤求民隱竊以治病務去其根除弊務清其源若招
買之源不清日久不無流弊而欲清招買之源尤當
先清平糶之累夫平糶原係美政而行之不善最易
累民每見地方官之平糶者止圖出陳無論米價貴
賤卽行混糶竝不計算買補任意減價徒使姦商衙
蠹私販囤積而鄉村窮民不能均沾實惠及至秋成
買補所存糶價不敷官難賠墊遂皆攤派里民短價

招買加以不肖官吏網利營私里胥頭人層層剋剝
此種積弊受累無窮本部院與撫都院同心商酌當
青黃不接之時如果米價昂貴方許開倉平糶只照
市價酌減所賣價值存待秋成之後按照時價平買
還倉不許派之里民如有盈餘不必歸公遇價貴不
敷之年通融彌補則既不累官又不累民根源既清
招買之事庶可永遠停止連歲仰荷

天庥雨暘時若頻書大有倉儲之缺欠固宜補還民力之
艱難尤宜體恤第恐不肖官員或假公濟私借名招
買仍前攤派貽累民生合行示禁自今以後招買之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二十三

川文上

事嚴行禁止招買之名永遠革除本部院早作夜思
不過爲億萬窮黎愛惜膏血凡百有司身膺民社何
忍使眼前赤子困苦顛連倘仍有玩法營私暗行招
買或買補倉穀短價累民者法令具在斷不姑容

查設義學檄

布政使 陳宏謀

爲查設義學以興文教以變夷風事滇南越在遐荒
夷多漢少土田澆瘠居民窮苦多有俊秀子弟苦於
無力延師又夷俗不事詩書罔知禮法急當誘掖獎
勸俾其向學親師薰陶漸染以化其鄙野強悍之習
是義學之設文教風俗所係在滇省尤爲緊要也我

國家棧樸作人聲教四訖歷任各大憲留心文教加意風俗各屬仰承德意建學延師所在多有但查各屬從前義學或止爲成材而設而蒙童小子未能廣行教讀或止設在城中便於附近漢人子弟而鄉村夷獮未能多設義學夫蒙養爲聖功之始則教小子尤急於教成人與學爲變俗之方則教夷人尤切於教漢戶今欲使成人小子漢人夷人不以家貧而廢學不以地僻而無師非多設義學不可除會城書院本司議將奉發帑金置產垂久業蒙兩憲准行外所有各屬義學合行通查爲此牌仰該府同知提舉官吏

遵照牌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州縣各將本地方有無義學或訓成材生童或訓夷獮幼童或幾處或在城在鄉係何時何官建設其中有無藏書有無公田租息講堂書舍若干間現在聘何人爲師年需束修若干來學生童若干文課每月幾次夷童若干有無助給餼廩膏火竝將各該地方四鄉應設義學幾處其教習夷童應用何等人爲師年需束修若干一竝妥議詳報至尙未設立之州縣及止設立在城一處而四鄉適中之地尙須增設者該地方官悉心籌畫設法妥議詳請舉行或倡義捐設或將地方何項陋

規作爲義學之用如無項可動亦將應設之處所需若干具詳請示卽從前已有義學而日久頽廢或田租被人侵隱或因近日地方有事廢弛未開者亦卽確查據實具報以憑核奪本司猥以迂拙謬任旬宣時承兩憲以教養二事諄諄提命欲勤宣德意以盡職守而耳目有限心力未周該屬職在親民文教風俗責任更專願各實心籌畫以期有成幸勿視爲迂泛也

飭查節孝檄

陳宏謀

爲飭查節孝以廣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五

皇仁以勵風化事治化之旁敷必先激勸閭閻之大義端賴表章我

皇上御極以來廣勵倫常崇獎節孝尤恐窮鄉僻壤側陋單門卽有芳規或多遺逸屢頒

諭旨至再至三邇來歲底彙

題俱荷

恩旨山陬海澨苦節幽芳從前未經表揚者莫不仰邀

曠典滇省僻在西南夷多漢少雖未能戶敦詩禮人篤倫

常而沐

聖化之涵濡被憲仁之深厚愚夫愚婦原具知能僻壤窮

鄉豈無節義在官門士族式化無愆且不忍任其埋
沒而村婦寒民至情勃發安得不急爲闡揚本司到
任以來檢查案卷舉報寥寥或係邊地愚夷不知節
孝之足重或係地方官吏忽視表揚爲緩圖或矜棍
垂涎而論阻於宮牆或胥吏需索而事阻於苛駁以
最關風化之要務而漫不經心以通行表揚之

盛典而歷年沉擱屢奉憲催視同浮泛合行酌定冊式
開明條例通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轉飭
所屬州縣並儒學教官確加採訪通行曉示凡有貞
節婦女不論已故現存不論兵民夷獮符合年例者

務令確查舉報查取冊結由學分案具詳務於九月
內到司以憑核實轉請

題旌毋得遲滯有悞

題報之期發潛德之幽光闡芳徽於天末各該屬諒有
同心務須秉正持公多方搜討採聞黨之公評合宮
牆之彞好一經核實迅卽轉詳若奉到止一轉行詳
到止一據轉吏胥任意需索而約束不聞教官藉事
居奇而漫無查禁致使半生苦節若罔聞知邊野芳
踪永無上達不但虛本司諄諄採訪之衷懷亦大乖
該屬勵俗維風之職守至本司衙門書吏敢有暗行

需索陋例者立即密稟以憑盡法究處毋得瞻徇勉之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巡撫張允隨

爲申飭事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招激勸旣身登於仕籍寧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節詐以沽名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倦實心爲實政之原而謙則有終立事卽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屬官箴我

皇上告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乾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如果念茲在茲斯爲可久可大滇省舉行

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體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盛心舉動一秉大公註考兼參輿論其才守兼優而猷爲克著旣爲羣僚之冠合登卓薦之條其餘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序尙淺而姑遲歲時或以功績未彰而尙須建樹薦舉有待期望彌殷獨是常情忽逢旌拔便志滿而氣矯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伐善旣矜且伐則輕肆日滋悞滿而驕則乖張漸露於是業隳於方立功敗於垂成從惡如崩易就下流之勢中道而廢遂辜上進之階縱使

幸增爵秩於目前必不能免糾彈於轉盼此本都院不能不爲已卓薦者慮也至於才非卓越希登薦剡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羅彈章而自喜謂後此之三年尙遠覺當前之怠氣忽生政事因循精神頽墮始則置民社於度外繼則滋利慾於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姦欺本廉謹而或變爲貪墨道無中立依違卽退入重淵仕止一途蹉跌則敗同覆水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爲未卓薦者防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竝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當念盛名難副

物望難酬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夜卑以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庶幾不棄前功兼可頻邀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已毋終讓於人因此激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赤念誠求臨事如臨深時時懷慄恪恭奉職何林他人我先黽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爲山九仞終虧一篑將欲誰尤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斯爲可取本部院不持成見悉屏偏私因人之重輕爲重輕任物之好醜爲好醜祇秉公平時行甄察尙其努力庶免噬臍

建交水城碑記

貴州布政使 朱家民

交水之有城也蓋自太乙尹公始也公之知大計而衛茲土則肇於天啟三年之六月而竣於五年之六月先是萬歷中東關徵兵元戎失策戊午巳未在在成尾大不掉之釁水蘭豕哭於黔蜀滇夷亦割於興古公知滇寇之觀望在水西而水蘭之不可倖平也以爲黔患一日不除則滇兵一日不撤於是議城交水時以工費浩繁未免勞苦農民衆多疑畏不前公亦知四面環伺煽惑若燎原然未有內圍不固而可乘利就功者也向使東關三將軍勿躁動而能持久彼縱走馬我惟乘障彼勢將自疲料之形勢無害也計不出此一時冀圖倖成識者危之矣故曰帝王之師動在萬全王命山甫城彼朔方如今者龍場之地往歲叛夷常出沒於此矣一旦經營遂巍然爲重鎮逆酋安效良土婦設科諸賊相繼就縛又如乙丑仲夏黔賊糾衆直犯滇疆余是時速督黔師趨道往援不啻被髮纓冠也旣乃以交水鞏固賊遂浪行馬龍尋甸諸處蹂躪諸村寨適駐交城三師以逸代勞不數日而夷賊首惡大敗竄歸夫是城也人孰不知爲萬年之業而公乃實收目前之功故曰夫民不可以

慮始而可與樂終識時務者非公其誰與然而公因木於山因灰於石而又因工於兵焉住與行勞費正等是武侯之算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五穀大夫之行也運輓設畜官牛水碓持充國計隨宜裕用人悅而忘勞惠而不費之美也扼要設險三方倚角右所守城犬牙相錯是疏所陳五利三便之策也匠心籌度用省功倍而且橋梁廟署煥然鼎新廣植田租垂修善後洵盡心謨畫久安長治之道自是而城亦佐城白水城松林城炎方皆順而舉之矣余之通道上衛而經營安普也丙寅之歲亦連建盤江江西坡

等城用通黔蜀之脉亦何在不殫厥心力敢退然居公後哉自茲以往兩省形勢庶幾如金甌而無恐者胥屬之矣滇省指白岳朱公名余所建之城曰畏威懷德招攜來遠而題此城之東門城樓曰籌邊第一樓自今觀之籌邊之良孰有先於公者乎蓋尹公之經濟大畧不能盡載而茲城之成也足以見其一斑矣若夫一時共事諸公籌畫心苦及所部將領分理輸勞列姓字於左竝垂不朽云

公諱啟易

字

太乙南京府軍後衛指揮由庚戌進士

城高一丈五尺周圍連墩臺六百丈

建城政事堂記

康熙元
年州牧翁 灝

嘗考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名云百官所居曰府古
之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居故內置省部等監外
列百司庶府莫不各有治所其廣狹大小惟其稱而
已霑益漢宛温唐西平地州治原居木容山下而舊
驛遞原自白水過南寧信宿是以地僻民淳卽走轂
奔蹄鮮有至炎方者其後移住交水又以南寧抵馬
龍道路較遠復將南寧驛改移於茲公衙治事之廳
反爲上司停驂之署且一歲賓至者不暇萬計雖朝
至暮往而盛厨饌盛禮節盡出州守供應糜費不可
勝舉終日作牛馬走未嘗有晷刻休息之期坐公堂
而聽訟折獄也兼之地瘠民貧不堪命者逃竄他鄉
屢欲另立廨舍又恐土木工浩難成不日百姓未必
子來閱壬寅春不得已借貸拮据聊構大堂一所環
以廊廡外設儀門大門非以壯觀聊蔽風雨諸凡片
瓦寸木輸輓工匠皆已資給發不派民間纖毫後之
有志增修者幸毋視爲傳舍閱人多而聽其摧折朽
爛焉可也

重建廟學碑記

康熙五
年州牧王作楫

舊州學建自有明宣德年間三百年來士之由科目

升庸者如孫清愍繆直指輩更僕可指皆表表當時
流徽奕禩東南人文不可謂不盛也迨明末天啟間
夷酋倡亂廟社灰燼都閩尹公啟易復於交水建城
置州署創學宮俱在南向一時人文蔚起較舊州人
士盛且過半至崇正末年丁亥春三月流寇入滇屠
曲交城官衙廟舍一無所存諸生雖原以公館三間
暫安

先聖但規制狹隘無崇牖無門廡頽垣敗棟風雨相敵蓋
亦餼羊之徒存云爾其時重強武而輕儒術棄禮義
而尙干戈寧惟不暇營造又從而蹂躪焉康熙甲申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川三十一

秋余奉

命來守茲土每朔望祇謁春秋禋薦不勝惕然於心也進
諸生而謀所以繕葺之僉苦兵又踵跡絡繹招買輓
運萬累蝟集力窮莫支適又值烏蠻隴氏倡亂大師
下征官民之竭蹶從事者橐馳如山芻橐如水山則
劈蠶叢而見血水則架鯨背以爲梁豈惟民賴官亦
億矣迨丙午夏寇平師旋士人稍獲安靖余思人材
關乎氣運士氣作於膠庠記曰建國軍民教學爲先
又曰米廩興於虞代瞽宗肇自殷朝學校之設從來
久矣今交城學宮昔艱於時勢而今之時勢稍可爲

矣昔廢於兵燹而今可繕修於平定矣乃有故宦郝光祚遺房一所余不揣捐俸市值改治頰宮廣文黃世春率諸生竭力以助經營凡堂殿門廡墀垣房牖之屬補葺完備而厥功告成雖未極畫棟連雲雕題耀日亦可以永妥

先聖之靈矣若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諸生遊於門牆之下釋菜歌雍有秀地執經問難有傳人敦崇倫序以端其本宏博學問以大其識華實竝茂體用兼該則異日唱第於臚司魁選於春官行將與孫繆諸公後先媲美矣若後之施政教於是邦者或因基址而擴然維新或覩傾圯而毅然修葺興百堵之翼翼望數仞之峨峨俾不負

朝廷廣勵之意而興賢育才之盛不永久克成哉是有望於後之君子矣

政事堂成記

南寧縣令程封

翁公新建政事堂成遣人徵記於余予愧寡陋不文其何能記竊念予與公生同鄉年同譜官同地其官况清苦鞅掌劬勞惟予知之最稔是烏可弗記余見其所轄治衝要同河間繁難類涿州又見使人及賓客來者輒駐公堂之上簋殮棘棘日多費用需索徵

求非止一物稱其意則已稍不稱意遂加呵叱且鞭
箠及之又見終日奔走迎送凡三十里鳩影鶴形柴
骨疊支又見借貸之帖頻發糧餉不及三千賠累倍
於常額更可異者指揮號令惟席草而坐沾泥浥露
竟無州官體制臨別告予曰我將於此造政事堂一
所已在勞而使後人享其逸不猶逾於尸位素餐者
乎余笑而頷之謂是窮困若此而思作無米之炊其
何能濟越今春果堂構聿新規模弘敞昔之席草而
坐者今佩虎符擁輦比矣沾泥浥露者今風雨不侵
塵埃不染矣至詢其浩費皆出已資拮据借貸從事

因思寇萊公爲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
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韋仁壽爲南寧都督夷人
豪帥皆望風歸款仁壽遂還豪帥曰天子遣公都督
何遂去仁壽以解宇未立辭豪帥卽相率立解舍旬
日而成今觀公之所創也獨爲艱鉅纖毫不取辦於
民間其於寇萊公韋仁壽有事異而心同者乎是又
烏可弗記

重修廟學碑記

康熙五十年州牧 吳節民

古者建立庠序俾羣國俊秀而聚之於學教以詩書
禮樂治以飲射讀法明人倫敦大本以爲長育人材

之地自通都大邑以及雕題鑿齒之地罔不尊崇聖教瞻望禮門義路蒸蒸然聆鐘鼓而被絃歌也我

皇上御極五十年矣尊崇儒道加意作人曩昔東巡

幸魯

宸翰煌煌大書萬世師表勒石闕里普天之下大小郡縣悉頒四字懸之宮牆使觀者入廟知敬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亦未有盛於今日之尊崇者也已丑冬節民承乏霑益他務未遑虔謁聖廟見殿宇卑陋不蔽風雨而規制弗備兩廡無存餘皆鞠爲茂草愴然久之進諸生而詢僉曰斯學建自明宣德年間原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十

三

置舊州迨天啟二年安酋作亂遂築交城學始移此春秋祀事或借他地以安籩豆無常位至康熙五年前州王公作楫捐置郝光祚故宅稍奉祭祀迨吳逆叛後屢遭兵燹守斯土者雖勉爲補葺終未改觀爰以建黌爲請余曰此何事敢當斯任哉然修城建學衛生明倫相爲表裏余又奚敢辭厥責也卽具詳前任本府陳蒙褒嘉許可遂於康熙四十九年歲在庚寅仲春望後四日鳩工庀材折其舊宇定以新規擴其地築其基臺高四尺建大殿五間十七架高二丈六尺有奇兩廡共十間各七架高一丈六尺前建大

成門五間後建啟聖宮五間九架高二丈四尺左建明倫堂三間九架高一丈九尺有奇堂前建文昌閣魁星樓三間各七架二丈二尺於堂後建正房四間廂房二間以爲學署但限於地隘不能多置前建牌坊一座泮池一泓其間四配十哲兩廡諸賢併鄉賢名宦各竭誠新製神位至門扇窓櫺扁額石級圍垣次第悉修於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告成共費一千八百三十兩零內有願捐銀兩姓氏俱列於次余不敢沒同善以爲己私餘皆係節民自爲捐備併不敢派及里民地方一草一木一工一石也復經繪圖造冊

申報俱蒙

上憲褒嘉撫心歉歉今者殿宇備飾祠廡軒昂廟貌巍峩煥然一新是向之瞻望楹桷愴然不樂於茲而稍能釋然也節民待罪以來奉職無狀政拙才庸汲深綆短方期與邑之士君子明倫講學以不負

先聖先賢之教併不負

聖天子振興黌序之化而一官艱去遺愛無存至踵事增華補所未逮更有望於後之君子諸君相助迄於有成來共揖余而請曰公曷記諸余曰此亦有司分所應爲曷記之僉曰否否不記何以垂久遠余乃敬從

衆請勒石爲記

武廟碑記

州人孔之裔

盈天地間皆帝廟也無論通都大邑學士大夫必敬而尊之卽深山窮谷愚夫愚婦之無知者莫不繪塑而尊親之則帝之在天地卽在人心也人心一念之忠而帝在焉一念之友而帝在焉故不俟之爲人臣爲人弟之日而始見也說者謂帝之在當日也止知有漢刻不忘劉又何計千萬世之下敬而尊之親之也哉然知有漢示千古識正統也春秋所以明尊王之義也刻不忘劉示當時止知有一漢也孔子所以

稱殷三仁也則是義之精而仁之熟也雖事有成敗時有難易總非帝之所及料娶惟盡其在我者而已而或降曹或辭曹或出關或釋曹翊劉報漢之心有百折必東之勢皆桃園一念始也此所以爲聖爲神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臣爲人弟者然帝亦不及料也惟盡其在我者而已故凡有血氣之倫自具忠義之性而帝無不昭昭在焉則帝之沁人腑脾又何俟之塑像建廟之日哉雖然觀河洛而思禹功舞大夏而思明德有自然者是以連雲棟宇耀日棖題鳥革翬飛所以啟人心之忠義也鐫金爲像而俎豆烝嘗

億萬不祧所以激人心之忠義也吾蜀此地舊有帝廟規制狹隘張公民化擴而新之去其舊址飾以新規恢宏壯麗足以妥忠義之靈是人卽以忠義之心報帝也他如帝德通天壤盛名齊日月精華塞宇宙而帝初不意有此也稱頌滿寰區祀禱聯中外而帝亦不事有此也在當日荆襄一隅西川鼎足而自古及今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皆帝焉以視江左鄴下爲何如也而帝亦何嘗顧及此也卽史云秉燭待旦爲帝大節則是魯男子之閉戶不納可彷彿矣傳述威振華夏爲帝知勇則是楚重瞳之力拔山氣蓋世可比擬矣使其視漢祚之衰微置群奸於不問知時不可爲而潔身高蹈爲清於時則亦商山四皓流耳而謂帝心在乎此也然歟而謂帝之爲臣爲弟以教天下萬世之爲人臣爲人弟在乎此也然歟故帝之在天地卽在人心也則廟貌之建碑石之泐又何可少焉張公雖已卽世而修崇已告成功住持僧不忍沒其善爰丐余文壽之石以誌不朽云

吳公祠堂碑記

州人孔衍祺

康熙五十一年霑益學宮告成羣士民於西偏建祠堂春秋祀之以報我州

移無已則謀專祠以祀之無已則肖像以祀之無已
更代名以紀之夫民之物力亦孔艱矣何以爭先捐
助而輸誠恐後若是况霑之設有是州不自今日始
也前乎公而爲政者不知凡幾後乎公而爲政者更
不知凡幾若公今日之祠成而永留去思也爲吾霑
之創事也亦吾霑之僅事也邳之於稜桐之於邑亦
若是云爾也公年及三旬循譽丕彰

聖天子眷念邊郵於公服闋之日降
恩綸

錫旄節俾全滇再受撫綏之賜是又天心之默佑吾滇而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九

霑人之日夕尸祝者正未有艾也謹將保留事實詳
鑄碑末亦曰觀河洛者思禹功舞大夏者思明德云

建義學記

州舉人 朱 袞

義學之興所以濟庠序之不及也

聖天子崇文致治率以興賢育才爲先故自國學鄉學造
士育賢而外復通行天下令設義學萃鄉野之人才
而振興造育之以宏其作人之至意天下之奉行者
各直省皆有義學若我滇省則有昆明書院以及郡
縣有司留心振育又復各延師設館以造就之凡以
仰體崇文育才之至意霑交爲入滇第一州地衝民

刺史吳公夫公何以得此於霑之民而霑之民何以
不忘公至此哉昔韓稜之守下邳也邳人立廟以祀
及徵拜司空生平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
曰臣今日誕辰邳人或有奠酌耳上徵訪之果然朱
邑之令桐鄉也桐人塑像祠之及徵爲大司農每歲
時伏臘桐人拜舞趨蹌於庭邑不覺醉飽天子嘉之
曰大司農退食自公無疆外交可謂淑人君子矣賜
黃金百斤今公之治霑也殆卽稜之治邳邑之治桐
宜其相感之深如出一轍也夫人知公治霑之政大
綱悉舉節目不遺先後本末緩急次第之間如秉權

持衡銖兩悉稱不差毫末而不知其家學淵源蓋有
所自來公奉教於太翁先生所習皆正學日讀古名
臣循吏之書期見之實事及一麾出守尊聞行知罔
墮厥緒本天性發爲事業其仁民者卽其所以顯親
卽其所以報國安在不徵司空而拜司農如古名臣
也哉奈何政教方新太老先生訃音忽至公號慟欲
絕不飲水米者數夕百姓罷市號呼奔弔者幾至萬
人公成服後步行謝弔誰其無良能不因仁人孝子
之心而愈加感觸歟相率奔籲郡省泣叩各
上憲咸褒嘉悼嘆意在題留奈公孝思純篤堅不可

疲編戶之貧寒者十有八九而官茲者又以簿書之繁未暇及此非無英敏可造之子翁而每苦於作養無人自前牧柯公正朝留心造士創西平書院前構青青亭爲季試之所後結堂室六間爲課讀之處分經蒙兩館延師教讀捐置租穀以供束修隨具詳各上憲當蒙嘉獎通行各府州縣風勵在案維時三年之內絃誦藉藉人文有蒸蔚之勢不意柯公於丙子年丁艱去任而義學遂已廢弛十五年來未嘗有過而問者幸我晉江吳公節民蒞任甫下車而殷殷以造士崇儒興賢育才爲已任自捐金建學而外復

留心義學鳩工命匠勤置亭館煥然一新仍置經蒙兩館不以衰荒陋敦請立爲館師絃誦之聲又復藉藉自館師日用以及生童紙筆之需悉捐俸以給命題課試孜孜訓勉雖繁劇不忘適館之雅以仰副崇文育才之意棧樸薪蕪之化將以隆盛於他年咏教澤之靡暨焉一旦以太翁先生之變聞憂解組無計攀留公籲 上憲業蒙褒嘉欲具題留奈公堅意守制莫可如何思所以紀之哀聞之語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乃有柯公創造於前而又得吳公繼興於後是以一書館經兩賢牧之手而

後成也使柯公創之於前而非吳公繼之則西平書院將歸何有矣是後之者之功較前者而倍大也故敬縷始末用志不朽云

本州杜公撫彝圖序

州人孔衍祺

烏蒙古寶地甸屬牂牁烏蠻芒部所居西南夷種類之一也與滇黔楚蜀接壤山峭水飛溪壑幽險蠻獠盤踞其中從不習王化日以劫奪爲事而滇黔邊境往往受其焚掠之害自來如此雖威戡惠輯外託羈縻之名而狡獪自若永善隸屬烏蒙地更險遠萬山攢結道路雖通語言各異較之烏蒙更稱難治方其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四

初定

命名曰永善誠明見萬里之外大哉

王言命名之意蓋深遠矣雖然地新闢急需保治之人民新聚更慙撫循之道惟茲疑詐之民非至誠無以潛孚初定之會非惠鮮無以懷保於是

總制鄂公暨諸大憲以爲非公不可會疏特爲題請遂由廣通令調永善蓋以公前治路南及廣通仁聲善教在在有成績也而公承調單車叱馭不避危險以雍正六年戊申抵任蠕蠕蠢衆不過數十家而公多方招徠撫慰安輯分其田畝教以樹藝授

之廬舍俾其安居免糧賦去差徭深山窮谷之中無不周歷省視且爲之立防維儆強暴因地制宜因人施政而夷衆初以爲流官始而畏旣而愛又且尊而親之咸慶其來而惜其晚也及八年庚戌烏蒙作叛大師進剿羽檄飛馳輓運絡繹而公更調度有方民安事治當烏蒙之叛也而蒙轄諸夷無不從風獨永善帖然謂非公政教所至得民心如是哉及兵威所加烏蒙之逃歸永善者不下千百在諸大人以爲醜類欲盡殄滅之而公爲之申詳輓救不啻再四更親身赴轅哀泣請命諸上憲鑒其至誠爲民命允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三

得生者不下數千而公安輯有方使無失所迄今飽煖安居各遂其生遂成一熙皞之象謂非公之功歟子產之相鄭也誰嗣興歌召伯之巡方也甘棠著咏由是嘉乃丕績克奏民庸旋補霑益而公之因地制宜因人立政寬嚴適中措施各當緩急次第之間所爲盤根錯節者亦勤勞厥心矣夫由路南廣通至永善抵霑益治行遍東迤隨在謳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如出一轍蓋爰公讀書有得至性過人而經理變化有非尋常之所可及者敬列圖繪上之

天子願採輿歌播之管絃以垂示於無窮焉茲拾其大畧

以爲之序又何能盡公之萬一哉祺不揣爲之賦詩
曰

勒馬立崔嵬千峰鎖烟霧崑崙半障天陂側難舉步
猿猴躑躅行鴉鵲飛驚度雷鳴山鼓威風吼壑喧怒
迷謾失晦明陰霾無朝暮山空隱伏流蛇豺跡交錯
巖懸樹倒垂石罅星微露上天下入淵苗蠻恃險固
身褻狔狴羶高髻頭纏布危崗闢徑幽絕巘舊槃瓠
峭壁走如飛環耳赤雙足強弩藏毒矢站站飛鳶仆
出入戈矛隨獷悍豈易諭幸際杜公來欣欣得乳
哺撫字費心勤安輯免徭賦所惡禁勿施所欲與之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四

聚牛羊田野遊鷄犬無驚佈狼心頓改易鳩眼非如
故相對室家歡相安如其素南人不復反丞相天威
濩笙歌嶰谷春夷人逢節候每以棠發新雲樹政績吹笙舞跳爲樂
遍遐荒碑自永善鑄傳來化夷圖難寫黃絹句玉版
擴宏猷千載遵王路

州境水道源流攷

雍正七年州汪無限收貴州解元

霑居曲罷上游其環統郭外者爲交河發源於花山
洞由白浪三川至松林北境之田資灌溉焉地勢平
衍或雨多水溢濱河者苦之松林而下一山當中流
形如舟巨石屹立於上俗呼石佛停舟是也越數武

有石竅湧泉者九納之以行出大谷中約十餘里奔瀉於層巖之上卽天生壩若晴空舞雪其第三級高數十仞中藏一洞珠簾直掛素練斜鋪難攀涉而入昔人卽其上左右各引一渠東流者稍狹抱數山至大覺庵其西流則楊祿所開鑿者越阡度陌蜿蜒幾三十里城南北三鄉八伍二舖咸藉潤於茲言霑水利及勝概者必以天生壩爲最河至此驚濤激浪悉安瀾矣自西而北至黑橋漸南至太平橋玉光村之溪流會焉再下納沙河之水至梅家閘故明揮僉梅用所築也其依西山而來者名蠟溪源近翠峰山至鳳凰山流二十餘里出雙河爲二壩抵新橋至閘下與河會交水由是得名五里許卽南寧縣界會白石瀟湘二水趨橋頭過陸涼入鐵赤河納澂江廣西諸水由八達以至粵惜陸以下叢石疊封不通舟楫爲此邦憾事東南有巨津來自平彝清溪洞經羊場寬塘之間廣十餘丈深百尺土人織藤橋以度如在空中行至茲隆東西兩山千尋壁立激湍出其中逮午方見日懸崖之麓可容數千人惟一仄徑纏身乃下一夫當關盜雖多不能近百年前土人以爲避兵善地東折數里水潛行復出名天生橋其地爲羅平平

夔之界塊澤河卽其水也會九龍橋之流入八達亦歸於粵在霑境者南北僅三十里岸高而徧田畝不數見無灌溉之利偶遇地形稍便用筒車以汲耳西北車洪江出於楊林匯爲嵩明湖至尋甸七星橋奔流而下經州境木冲江之西卽東川界自平溪及反扯上下百餘里行萬山中江中怪石疊出舟楫難通下流至宣威境名牛欄江入於金沙卽滇志所稱出於土番以外會岷江而趨東海者也予嘗謂霑之水車洪爲大羊場次之交河又次之而車洪羊場僅壯提封實於民無所濟交河滌洄曲折平原百里在在

皆膏腴與南寧共被之雖堤埝溝洫歲勞吏民心力亦所甚樂然在羊場者幸不爲民害若車洪北流而東注得與朝宗此豈域於一隅之水所可同日語哉

新建龍華書院碑記

王秉韜

謂荒服人文不足躋中區則今之吳越古荒服也謂巖邑人文不足幾省垣則滇之臨澂沓巖邑也在昔晦蒙幽翳之區數十百年後或持天下之勝或擅一省之奇必有人焉爲之鼎新於其前爲之振作於其後故日新月異而歲不同竟以致斯文之極盛也

巳丑夏來蒞茲土值戎馬匆匆不遑寢食者凡四閱

月間過西平舊址見其講堂數椽廡舍漸就傾圮而有書院之名無訓課之實不禁心焉傷之晤 學師李趙二公商建書院彼此適有同志奈傅生承蕙曾生宗孔等久擇地於州東偏星家所謂五龍聚秀者而回民早力營爲禮拜所相持久不下先是郡人黃姓價典回民房地一處捐爲增葺學校之用多年閒置之茲乃呼回民至庭曰禮拜者私也廣教化者公也以公易私理固宜然他日書院成若等子若弟胥於此受陶冶焉其以黃姓捐基易之便回民欣諾而退爰易契爲據卽於是冬鳩工庀材建講堂三間文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四

昌閣移其上齋堂三間兩廡共十間前建大門三間自階墀及門垣秩如也嘉平十有二日基址旣成棟樑斯立徘徊四顧山光混碧繚青萃而獻諸宇下而龍華勝勢更蜿蜒起伏迴顧而掩映之因勝之曰龍華書院講習之暇或有以挹天之高氣之迴而悠然會心者乎且夫士必先器識而後文藝昔我

世宗憲皇帝聖訓有曰立身以至誠爲本讀書以明理爲先
大哉

王言統千聖之傳範百代之心矣夫人髫齡祭菜浮華空老
不務誠也束髮受書白首無得不務明也誠則功實

功實則得必深明則源清源清則應不窮持此以往
得其概可為窮經拜獻之資充其量即明體達用之
實而著之身世道氣常尊發之文章菁華必異處為
碩士出為名臣誰謂今日之科名與往古之孝秀有
異軌乎學者其有意乎工成計費若干乃取前牧吳
公節民所值學租積存之數更捐助有差其延師修
脯則即前牧高公錦捐款而詳請之田坐黑老灣計
水田四十八畝三分麥地佈種一石六斗三升向取
租穀二十四石六斗八升五合今詳請酌減年取租
穀二十二石二斗一升六合又學中舊有椒樹村保
家鄉門戶租穀十市石米一石八斗茲亦歸之書院
焉是為記昔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日
龍華書院請撥修脯膏火詳文附後

署知州 王秉韜

為詳請開款撥歸新建書院以廣教育事竊查卑州
西平書院康熙年間建於城南門外望海寺前久廢
嗣於乾隆元年奉

制憲尹陳檄飭各州縣設立書院一所地基甚狹房屋
祇七八間向無修脯膏火亦未延師訓課卑州訓導
一員舊無衙署可居遂住居書院又於雍正十二年

經前州牧金文宗詳定於近城之椒樹村出門戶租穀十市石保家鄉出門戶租米一石八斗以爲在城經館館穀之資歷來遂於正副教職中擇其一人代理焉卑職於本年五月內署篆抵任後適有州署之東居民張姓欲以舊宅出售星家者言其地五龍聚秀有文教昌明之象已爲回民桂姓所得欲立禮拜所尙未稅契先是州民黃永清有契典回民房一所因涉訟久捐置

學宮取息爲修葺費其典價視張姓房價尙多七十餘金卑職遂得諭回民令其以此易彼量我價銀二十餘

金回民亦欣然樂從當卽易契遵守而紳士諸生等動用學租存項又各捐助有差卽於九月內鳩工庀材修建講堂三間移文昌閣於其上齋堂三間兩廡各房十間前建大門三間圮者葺之舊者新之十二月初旬大局已就因其與龍華山峰巍然相望也議顏其額曰龍華書院惟是膏火不設則延師無資終屬有名而無實卷查乾隆十五年州牧高錦以霑益路當孔道堡夫不敷應付於去任時曾捐銀四百兩買田收息以期僱備夫役嗣州牧郭存莊在內用銀二百七兩買得黑老灣大黑山地二處年取市斗租

穀共計二十四石六斗零尙餘銀一百九十三兩零
郭牧復加捐五十餘兩於十九年移交署牧徐元騏
徐牧卽於是年冬典得安天位小麻喇田一分年取
市斗租穀十六石註定銀到田歸均各詳明在案迨
二十七年因交代清查積欠州牧賀長庚曾賠繳銀
二百五十兩竝歷年徵存銀四百八十餘兩交前署
牧謝泰寅接授三十一年安天位取贖小麻喇庄繳
價銀二百五十兩截至三十二年謝牧卸事之日止
共應清交銀九百八十三兩而謝署牧卽以動放京
省各兵夫馬開銷移交署牧汪懋均其實竝無批詳
過往既有辦站正款又沐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辛

可據伏查此項租息高牧原爲夫馬起見目下大兵
皇恩賞及守候回空存此些微無濟於事且歷任視爲無
著閑款不爲佃民所拖欠卽爲官吏所侵吞與其虛
懸而滋弊端何如改撥而歸實用合無仰懇

憲恩俯准將黑老灣市石租穀二十四石六斗零撥
歸新建書院作爲院長修脯再益以經館門戶租穀
共十一石零足可永爲延師廣教之益至謝署牧動
用租息田價銀九百八十餘兩旣未詳明立案似未
便准銷倘可仰邀

憲慈飭追一半移交到日另行置田取息爲諸生每月膏火之資更沐 仁德於無暨矣再現在書院既立其舊設書院一所懇請卽作爲卑州訓導衙署似更於體制有協是否有當伏候

憲臺批示定案遵行

再請置龍華書院膏火詳文

王秉韜

爲清釐官田詳追立案事竊查卑州起建龍華書院其延師修脯及諸生膏火業經詳請用黑老灣租息竝查追謝牧任內動用租穀田價二項以便充用等因於本月初一日通詳在案茲復細查原卷黑老灣

一項租息自乾隆二十九年起到三十四年止除本年十一月內收過租穀六石七斗外共實欠市斗穀一百零七石六斗四升五合今旣撥歸書院應請將現收之六石七斗卽交董事紳士人等爲夫匠口糧之資至歷年積欠甚多不追則玩佃無以示儆追之又恐一時難清可否每市斗穀一石寬恩准交折色銀二兩計穀一百零七石六斗四升五合應折收銀二百一十五兩二錢九分勒限三個月全完交現在董事人等如有經費不足之處卽於此內支用嗣後每年租穀更請量加酌減十分之一定爲每年共收

穀二十二石二斗一升六合零如再有拖欠卽另行
招佃耕種仍將玩佃嚴懲如此則延師之修脯有資
矣而諸生膏火猶未就也此卑職前詳所以有飭追
前牧謝泰寅開銷租穀田價之請查謝牧辦站既有
開銷正項而動用前項九百餘兩旣未詳明立案亦
非實願在民此卽全追辦公亦不爲刻如仰蒙
憲慈俯念衝邑差務紛紜亦應著追一半酌量契買
田畝每年取其租息以作諸生永遠膏火如此則書
院體制全備無遺皆我

憲臺教慈仁恩之所賜須至申者乾隆三十四年十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

二月十五日

仙人洞記

王宇謨

州舊有仙人洞在天生壩上覆瀑泉下臨綠陰塘中
一蓬崖約寬三丈有石床石棹石墩等物好奇者架
空過之取瀑布作珠簾坐其中水聲潺湲盈耳若置
身蓬島間乾隆六年刺史高公伯兄鉞與學博李松
巖師訪於土人又得上村左之仙人洞洞高峻如門
宇東北向烈炬入之約半里有天牕焉日光透石似
東方欲曙石床茶灶畧具二公飲酒賦詩其下自以
爲仙境然亦至是止耳未嘗深入閱三日陳生國政

楊生先發邀予往自天牕入洞門低小曲折僅容一身洞左路尺許下臨大淵深不可測側身傍崖駭然者久之由是登石樓行閣道見有巍然如大雄寶殿者高七八丈寬十餘丈懸崖墜石俱成仙佛像水聲琤琮作金石聲竇乳流成石筍大若銅柱小若玉管析而視之中空外朗晶瑩可愛殿前沙二堆以火照之作金銀色殿中獅象錯列無定踪活潑如生嘗有取其象耳出者視之朱色白點宛然佛殿中物殿後有田三區旁立石象舊傳爲仙人耕處過數武復一洞門有小石牌榜門半闔半開其風若刺燈火逢之卽滅遊人至此毛骨俱悚不可復入矣仙人不可得晤而於洞天福地已歷歷在心目間二生前告予曰聞之故老壩下蓬崖蓋其遊覽處殿後當屬密室不容他人近之故其風烈事雖未然言亦近似歸告二公二公欣然復往卒以曲徑徧仄至天牕而止因命卽所見記之取以娛目適情且以待後之有事乎遊者

夜靜鼓聲四起挾寒風淒雨而至予蹙額顧童子童子曰巫者禳崇而爲此也霑人極信巫故每夜逢逢

耳余思巫之惑人也深人之信之者衆不明其不可信以奪其所信則其勢終不可以遽絕巫者曰鬼畏金鼓聲余逢逢而擊之則魑魅胆落矣又凡人無故不成疾其疾也必有所以疾之者余能招之來卽能麾之去但奉我無傷也且所需不過紙燈牲血之類人力易就亦何憚不爲焉信之者則有家人疾厄呼籲無地不得已而姑嘗試之亦有父母染疾習聞此術迫脅其子女而不得不曲意以順從或婦輩無識惑以禍福死生之故遂神其術而專心事焉更或見人試之倖效轉相傳述以爲真能生死而肉骨者此

所以趨之若狂蔓延日遠也嗚呼吾見有鼓聲未絕巫方許以祈天永命而潛寐者永不寤矣是可信乎巫云能救人於險而其家往往不得其死工於爲人何不工於自爲是可信乎彼云能招致死者之靈憑依其身方靈之來言笑宛然且有後命而久之皆不驗是可信乎彼以攝酒等術欺世而不爲巫者亦能此術是可信乎又嘗自刃破額卒之成創求藥愀然苦之是可信乎其神來時跳號百端不過爲索錢米計有醉夫突入遂棄鼓而逃唯恐不速其神安在是可信乎四時之疫皆寒暑之沴氣爲之而巫云從彼

則吉悖之則凶乃人極力擠之而卒不能爲崇則極力奉之又豈能爲功是可信乎彼謂能入冥府見幽靈爲人悔禍祈年而何不問其家之後事與其身之結局是可信乎獨是庸夫牧豎不能徧提其耳非拔本塞流其勢終不可以遽絕拔本之道維何興學校明禮義使邪不勝正而衆皆呵爲不祥則巫人之氣已奪又令行禁止導之更爲生計如再三不聽則大懲之使巫者與信巫者受責維均其風庶幾可息

續詳書院修脯詳文

署知曹 湛

爲詳請開款撥歸書院以廣教育事乾隆三十五年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

二月初五日奉

本府 憲牌內開乾隆云云等因奉此該 卑職 遵查

此項田畝係乾隆十五年前州高錦以霑益地當孔道差役浩繁堡夫不敷應付卽撥門戶徭役輪流應值皆係民夫裹糧而至高牧軫念力役之苦捐俸四百金以二百七十兩置田二處年收租息二十四市石六斗以資當差夫役工食其田租交與四門鄉約執司其事年清年款迨後積有盈餘竝有存剩捐銀一百三十兩續於乾隆十九年間經署牧徐元騏用價銀二百五十兩典得安天位小嘛喇田一分年收

租息一十六市石註明銀到田歸均各詳明有案自後租息愈多差務稀少盈餘日積董事者爲之侵蝕承佃者爲之拖欠百弊叢生至三十年間經署牧謝泰寅接收交代徹底清查而前陞賀長庚失查來歷曾捐賠銀二百五十兩交與謝牧收受稟詳有案至三十一年安天位將田贖回存原價銀二百五十兩暨歷年盈餘截至三十二年止共應存庫銀九百八十三兩零謝署牧以之動放京省各兵夫馬之用悉行開銷毫無餘剩接署州牧汪懋均亦未查察至三十四年經署牧王秉韜根究淵源移查謝署牧隨據

覆稱前項動用詳稟有案及查卷內竝無動用稟詳印稿是以王署牧議請撥入書院詳內有追還一半置田之請竝將前項公田撥歸書院以收實用奉

憲批查

卑職

覆查核得前項田畝緣乾隆十三四等

年金川逆酋跳梁撥動滇省官兵霑益地當孔道應付夫馬額設堡夫百名實不敷用是以按門戶派差民夫應役無論遠近自裹乾糧來應差役高牧目擊民艱遂有捐俸置產以資夫役口食及金川平定驛路風清皇華安奠竝無前項門役田租無可動用積至三十二年租折銀有九百八十三兩之多謝署牧

查係公租悉爲動用聯年大差雖稍藉民力卽守候回空均沐

皇恩浩蕩賞給僱價至盈千累萬卽此些微租息實無補於萬一且惠民良法迨後歷任視爲閑款官多糜費佃多拖欠積久相沿轉爲弊藪洵爲無益合無仰懇憲恩俯如王署收所請將黑老灣租穀二十四市石六斗撥歸龍華書院永爲院長修脯再益之以舊有之門戶租穀米一十一市石零足可延師廣訓貯見人文蔚起若是則無益之租息歸於實在之用度且屬以公辦公竝無借名侵佔等事再舊有之西平書

院一所計平房八間低小窄狹今屬空閑亦應如王署收所請改爲訓導衙署以符體制如蒙允行容俟卑職纂序勒石以垂永久另揚碑摹申請

憲覽至謝署收動用租息田價共銀九百八十三兩雖係因公動用但曾否詳明卑職無案可稽其應否准銷抑應酌追竝入書院膏火之處應請

憲臺檄查明確另案辦理茲奉前因理合分晰查議另造田租清冊具文詳報請祈

憲臺俯賜核詳批示遵行以上舊志

重修龍華書院大門碑記

知州 洪其照

雍正二年尚書桂林陳公奏置天下經蒙館以廣學校霑之經館曰西平書院舊設南城外嗣圯於水且湮沒前署州牧王公秉韜移建南城內更名曰龍華置文昌閣閣下講堂後三間席函丈兩廊列書舍生童肄業其中得爽塏之地規模宏敞登閣以望則象嶺一帶之煙村水閣山川錦繡美不勝收焉懿哉王公之造福於霑人士也嘉慶庚申余蒞茲土適奉聖天子新命追贈文昌三代立啓聖宮以崇聖教以福士民余愧未遑也與紳士議補州署隙地建啓聖宮陪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十八

五十八

兩耳前樹桂香正殿閣爲尊經閣凡幾閱月而成而制度煥然聿新矣惟是崇殿雖嚴而大門甚陋蓋入自旁門則囂隘也取於借徑則岐路也竊以爲棲神之所鸞飛以時出入祀事以時趨踰而囂隘門焉不敬莫大焉况學人行已方將采齊肆夏啓天聰於聖域賢關端步趨於禮門義路而入自邪曲亦非所以範學士行不由徑動必以正之道也有王生觀政者請曰此可購莫氏地就正之惟工費甚無所出耳余曰地可購則貲可捐余乃倡集衆議共樂輸囊由是鳩工庀材經之營之梓人刻桷工人黝堊引以月宮

接以虎座亦如臯門之是豈而是築也如是者又幾
閱月而成而制度昭然具備矣夫運樞紐於闢闔神
鼓盪於啓閉觀天之法象則知人文之化成必得其
門升堂入室必由是路乃以折矩中規今則翬飛丹
拱檐牙高聳於層霄獸嚙銅環鋪首輝煌於朝日觀
其外有翼而有嚴由其中如砥而如矢可以樹羽節
可以迎鸞馭可以呼吸元氣開九天之日月可以牢
籠萬象振萬里之風雲所謂元之又元開衆妙之門
者其在斯乎時紳士索記於余因序之紀衆功德且
係銘詩具刊於石 聖域崇基賢關是裕未有出入
不由於戶而彼昧者他岐是驚如面牆然惟弗矚故
脫局剖鏹孰啓其悟誅宕天門迺延颿馭開闔洞啓
端倪是露訓爾多士壹爾志慮何天之衢式端矩步
於斯萬年龍翔鳳翥

慶豐橋碑記

邑人 彭輔周

霑城東里許爲太平橋太平之左別有支流發源長
冲穿太平橋由十字坡下大龍潭之水合焉而其勢
始張昔人築堤障之用漑民田堤屈曲如長虹隨水
聲折意似不必竟達於河者然遂爲小石橋開三洞
以洩其流由曲家營蜿蜒而趨於梅家閘下乃入於

河俗名三硎橋是也近年積沙日多河身日高水率由太平出而三硎已不可復識矣刺史洪老父母之治州也適年大熟州人士莫不歡欣鼓舞捐資飲力以贊襄厥成既而工竣思所以讚揚之而囑余爲記余惟公之守霑也修舉廢墜美不勝書而於是橋乎何有獨念是橋也成苟踵而行之復開故道以通閘下其利猶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記且州之人捐貲者某飲力者某甚懼沒其善也尤不可不記舊名鄙俚不堪形之記載名曰慶豐卽謂之慶成功而樂豐年也可是爲記

重辦膏火碑記

知州蕭大經

有志者竟成是言也驗之未嘗或爽蓋不獨人從之天亦必默相之霑益舊有西平書院今訓導署也地湫隘不足以居生徒前刺史王公秉韜慨然有志起而更之經營籌畫而龍華書院以成當是時堂宇初闢百度維新師儒子弟彬彬濟濟事莫難於圖始信哉書院旣成經費亦罄修補膏火無可籌備州向設經蒙館兩處前刺史金公文宗曾詳免椒樹村保家鄉及沙溝沈家營扯補龍潭各門戶差今年納米一市石八斗穀十八市石公臨昭館師王公乃詳椒樹村

保家鄉米一市石八斗穀十石歸龍華書院爲院長
每年束修薪水費餘不暇及實力有不給也乾隆六
十年州紳士彭輔周等念盛事之未終慨然有遠志
起而謀之同志者各解囊捐貲以百人爲率人不期
而集金不約而多始借母以生息旋積息以歸母五
年來慎其出納權其子母計目前所盈已七百餘金
擬置產一區歲入租息一增束修以延名師一設膏
火以招生徒方且多方捐募期有加而無已余是年
權牧此土州紳士以其事來告余嘉其志且樂觀其
成因爲敘其本末於左余嘗繙閱州志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空

三〇

國朝來霑益無捷南宮者卽登賢書入成均者亦寥寥焉
州境山川曠衍土厚而水清扶輿磅礴之氣其所鍾
毓當必有磊落英杰之士出而應之何獨不驗也無
亦所以培養而作育之者有未盡歟今該紳士等於
所以教之育之之方旣勞且備行見衆志旣符天亦
默相他時蟬聯雀起掇科第以爲桑梓光者余方拭目
待之也是爲記

續立膏火碑記

知州

徐迪行

霑之龍華書院因束修膏火不敷州紳士始立狀元
會爲培植人材之資積銀七百元經前刺史蕭公爲

記泐石是束修膏火畧可麤舉其數規模猶未宏也束修無多終無以延名師膏火數少終無廣人材計欲宏此遠謨則惟踵而增之嘉慶五年復經紳士等續立狀元第二會至嘉慶十一年積銀伍百三十金合前會其積銀一千二百三十金除月得息又加以每年免門差穀租米租及現存各項捐送田房公項銀兩租息於束修膏火雖未盡美備而無憾其所以培植人材之資較之始立會之際不亦畧備矣乎余是年權州篆下車後州紳士請記泐石余樂觀其成爰爲之記

曙堂洪公祠記

貢生

張

昶

竊聞君子學道實爲一代之鴻儒仁者愛人卽是萬家之生佛文定風清積案吏敬如神信臣露湛窮檐民思若父范文正爲政所至人皆立祠張益州擁節以臨衆俱畫像矧當僻壤之區竟獲名賢之治善政善教旣堪銘之於心令德令儀尤當注之於目恭惟我州

賢牧洪公字曙堂號月舟玉屏名流黔省甲族戊申中鄉試賡鹿鳴之章辛酉荷

皇恩膺薦史之選卿雲郁郁飄來滇中福曜熒熒映入霑

境秉廉靜以持躬介自如石本寬仁以惠衆和實同
春風駕課耕耘一黃霸之勸農桑也盡心培學校一
衛風之修庠序也惟刑是恤一劉寬之示辱鞭蒲也
動物以誠一魯公之化行鳥獸也愔大成裕不已於
斯而見乎而尤有異焉者下車以還甯淡泊以明志
勿吝嗇而惜財捐俸倡率增修甚繁鼎建崇聖祠於
文昌宮後新起聖母殿於真武觀傍剏造石梁於太
平橋首培修道路於阿幢舖前皆於民毫無所擾而
告厥成功且至誠感神惟德動天議捐賑之策而年
轉屢豐行賓興之儀而士多得雋聞災之流行卽爲

民虔心默禱而疫癘果消遇歲之乾旱必爲民竭誠
祈求而甘霖遂降他若累民一切等弊悉行革除非
皆遠邇之人所共知共信者耶而謂躬被其化者其
忍忘諸因思萬民衣傘去思碑記格於成例而不敢
舉於是賓僚吏屬紳耆童儒填溢公門喜躍歡呼請
建祠塑像以紀功德公固辭不許衆退而相議曰竭
已盡職而非汲汲於名者公之志也感佩盛德若曩
昔士庶思慕晉江吳公而立祠塑像以志不朽者吾
儕之願也爰鳩工庀材建堂三間塑奉公像於中於
焉觀德其德不回於焉薦馨其馨有飶可久可大共

龍華五臺以同高維嘉維時偕盤臘二水而俱遠是
爲記

省心集序

貢生 張昶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乃有善心日充而不自
是惡心日熾而不自知者知省而不知省故也知省
者念念順天不知省者念念逆天然鑒觀有赫隨其
大小輕重而福之禍之近在其身遠及其子孫而世
之背理傷道者罔知所戒於是有默參造化之神聖
憫其始迷望其終悟飛鸞降乩訓誨諳諳如太上感
應篇玄天上帝靈觀庭化筆文昌帝君陰騭文救世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

齋

三十一

文勸孝文訓女教俗歌戒淫感應篇救劫寶章聖訓
十則勸無滅古塚文陰騭文靈驗關聖帝君覺世真
經感應篇致福靈驗愈淨意遇竈神記蓮池大師放
生文純陽祖師延壽育子歌袁了凡先生勸葬訓子
格言聖製功過格要皆精確簡明平易切近大有裨
於世道人心者茲彙爲集敬梓公世達者見之必益
深省而敬畏以存心衆人覽之亦可猛省而懲創以
治心去僞著誠釋回增美善端彌引而彌長善量漸
推而漸滿感神格天致祥之福於是乎在矣

重建崇聖祠碑記

邑人 馮晉恩

崇聖祠之建所以隆禮祀大報本也
國家崇儒重道壽考作人自國學以至鄉學莫不作廟
以妥

先聖之靈春秋兩祀俎豆馨香猶必追崇其所自出蓋
所以達孝治者在此卽所以啓文明者亦在乎此霑
益舊有

崇聖祠創自有明天啓年間都閩尹公啓易建城之時我
朝定鼎而後前牧王公作楫吳公節民遞有興修嗣於
乾隆丙申州牧張公大本復以城隍廟地址易建於
茲前殿兩廡規制亦極宏敞惟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

川

崇聖祠地勢卑隘局促宇狹言風脈者每以文運之不興
率由於此道光甲午春金筑李公奉

命來蒞茲土甫下車卽以培養人才爲已任是秋舉行
賓興而報登賢書闕如因思

崇聖祠爲

先聖發祥之本廢墜如其何以肅明禋而興文運乃
商諸戴彭學博二公并集州人士於庭會議興修議旣
成捐廉首倡州人士悉奮興鼓舞樂襄是舉購鄭姓
隙地一形向後移闊五丈有奇以容升降復增高基
址七尺有奇以壯觀瞻相土旣定諏吉於道光乙未

五月興工不三月而厥功告成仍以餘貲升建櫺
星門三尺以象離明於是棟桷翬飛棖題日耀視向
之湫隘局促者今已爽塏高朗煥然一新矣行見禋
祀旣崇人文蔚起士之歌鹿鳴而蜚聲藝苑者濟濟
彬彬正未有艾焉工訖而屬序於余余愧不文竊喜
賢刺史厚培風脈之盛心與學博二公輔翼

聖功之至意并諸君子樂善捐貲始終襄事之勤勞皆不
可以不書也爰據事而爲之序以上續志

霑益州志

卷五

藝文上

五

卷之五

古上水